



三个小流浪儿

〔意〕贾尼·罗达里著 夏方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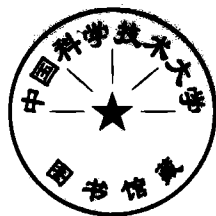
6.84

儿童出版社

三个小流浪儿

〔意〕贾尼·罗达里著 夏方林 译

插图：雷德祖



内 容 提 要

费郎切斯科、多麦尼克和安娜三个小流浪儿，他们的家长被穷困的生活逼得没办法，把他们卖给了一个乡间杂耍团的老板。从此，三个孩子跟随杂耍团走南闯北，四处漂泊，过着艰难困苦流浪生活。后来，他们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区，受到进步农民的影响，决心走向新的生活。

本书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及他们为摆脱厄运所作的斗争。作者贾尼·罗达里(1920—1980)是当代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在1970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他的这部作品被誉为意大利最佳儿童文学作品之一。

GIANNI RODARI
PICCOLI VAGABONDI

Editori Riuniti

1981

Roma Italia

前 言

亲爱的孩子们，我写的这本书不同于那类稀奇古怪的惊险小说，因为我讲的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书里的主人公弗郎切斯科、多麦尼克和安娜是三个小流浪儿。他们的亲属为了给他们谋条生路，就把他们卖给一个乡间杂耍团的老板，这个家伙逼着孩子们到意大利各地去给他讨钱。

亲爱的孩子们，过去有这样的事情，现在仍然有这样的事情。谁知道今天还有多少孩子不得温饱，又有多少孩子流浪街头。这是多么凄惨而可怕的情景啊！我曾经见到过脖子上挂着鸟笼四处奔波的孩子，也曾经见到过手提要饭篮子、在手风琴的伴奏下沿街卖唱的孩子。他们并不怨恨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必须离开那可怜的家庭和贫困的故乡。

有些孩子因此沉沦了，甚至变成了小偷，或者更坏的人。但是更多的孩子却在污浊而艰难的道路上努力向前，

他们象盛开的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在逆境中逐渐成长为正直而坚强的人,他们是好样的。在这本书里,我不想给你们讲那些令人难以相信的惊险故事,而是想告诉你们这三个流浪儿是怎么成长的。虽然海盗们的冒险故事很能吸引人,但是孩子们成长的故事却更生动,更有意义,因为它是真实的。

目 录

灰色的被子	1
手持营业执照的人	6
上路	11
鸚鵡笼子	16
信号旗	21
宝泉	26
强盗	31
迷了路	36
古罗马斗兽场	41
漫长的道路	46
乡村女教师	50
海滩	57

弗郎切斯科学识字·····	63
斐拉拉市的好太太·····	68
大宿营地·····	72
白毛偷东西·····	78
安娜的鞋子·····	83
准备工作·····	88
现在,前进吧!·····	93
开往斐拉拉·····	99
被洪水包围·····	104
最后的希望·····	108
河堤·····	113
可怕的路·····	118
墙上的标志·····	123
尾声·····	128

灰色的被子

弗朗切斯科和多麦尼克兄弟俩跟母亲一起住在卡西诺山区^①一个贫穷的村庄里，哥哥九岁，弟弟六岁。

他们的爸爸在五年前到前线打仗去了。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是爸爸却没有回家，因为他当了俘虏。

他们的妈妈叫白耐苔达，每天给有钱人家搬运石块，能挣几个里拉。^② 弗朗切斯科和多麦尼克兄弟俩天天到树林里去砍柴，然后挑到城里卖一点儿钱。同时他们还捡一些废铁皮、子弹壳和空罐头盒子，卖给收购破烂的人。

有一次，多麦尼克在树林里用一根小木棍拨弄一堆烂树叶的时候，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过的手榴弹，手榴弹的样子很象一个小圆筒。他好奇心切，想把手榴弹的盖子打开……。就在这时候，手榴弹突然爆炸了，他的右手被炸

① 卡西诺山区，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地区。位于罗马的东南方向。

② 里拉，意大利货币的名称。

掉了。

多麦尼克伤好之后，总是把右胳膊放在上衣的口袋里。但是，村里那些顽皮的孩子照样嘲笑他，见到他就大声喊：“缺爪儿，缺爪儿！”

多麦尼克火了，用左手抓起一把石子向他们扔去。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弗朗切斯科就冲上去保护弟弟，和那些比他个子高、力气大的孩子扭打起来。所以回家时，他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弗朗切斯科从来不考虑对手的个头和力气，他总是勇敢地扑向他们，用小拳头狠狠地揍他们。

他们的爸爸叫乔万尼。在一个阴暗的黄昏，爸爸带着一个棕色的破皮箱，坐着一辆收购破烂的车子回来了。

爸爸的皮箱里只有一包苹果、几件脏衣服和一条到处是窟窿的灰色军被。在家里的草垫子上还铺着一条和这条军被一模一样的被子。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爸爸常常感慨地说，“这就是我挣来的一切。我参加过两次战争，每次都能挣一条被子。而且，这次我还多得了一样东西——咳嗽，现在我把它也带回家来了。”

寒冷的冬天到了，爸爸总是不停地咳嗽。他的身体很不好，尽管如此，至少战争是结束了。不过，他们家却还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妈妈又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叫沛沛，另一个叫丽娜。

爸爸跟弗朗切斯科和多麦尼克一块去砍柴，因为他没有找到工作，他家仅有的那一小块土地是养活不了六口人的。有时他们要到很远的树林里去砍柴，爸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咳嗽起来连站都站不稳，只好坐在地上喘息一会儿。多麦尼克依偎在爸爸身旁，一绺黑发垂到眼角，他着急地看着爸爸那副痛苦的模样，很想安慰爸爸几句，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弗朗切斯科戴着一顶爸爸送给他的旧军帽，这顶帽子太大了，把他的耳朵都遮住了。他为了减轻爸爸和弟弟的劳累，总是跑在他们的前头，拚命地砍柴。

多麦尼克很爱他的爸爸，也许他希望爸爸有办法使他重新长出右手来。谁知道能不能呢？爸爸经常对他说：“孩子，你知道吗？城里有大教授，对他们来说，让你重新有一只右手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们做的假手象真的一样，他们把手接在你的胳膊上，就和你自己长出来的没什么区别了。那时你就能用它吃饭、穿衣和做工。将来我们有了钱，我就带你到城里去，非给你买一只结实漂亮的右手不可。到那时你看吧，你还能象收购破烂的米凯莱那样弹吉他呢。将来我们一块去找大夫，请他们给你安一只右手，给我治好咳嗽。大夫们的本领可大了。可是，这都需要钱，你说对吗？唉！没有钱，连狗也不会对你摆摆尾巴。”

然而，爸爸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坏，后来只得整天待在家里。他躺在草垫子上，盖着那条灰色的被子。家里的人

把另一条灰色的旧军被也给他盖上了，可是还是不能使他暖过身子来。妈妈从邻居家借来几根木柴，点着火给他取暖。小小的火苗使这间屋子显得亮了一点。沛沛和丽娜把家里仅有的两把椅子挪到爸爸跟前，然后坐在上面。妈妈和哥哥就坐在炉灶旁边的地上。就是这样，爸爸仍然不能驱散那发自骨髓的寒冷。

“多美的火啊！”爸爸说，“你们现在看看这条被子，它好象是红色的，对吗？如果我有钱，你们猜一猜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一条能把所有挨饿受冻的人们都盖住的大被子。”

“怎么个大法？”多麦尼克问，“象斯库拉大山谷那么大吗？”

“比它还要大，”爸爸回答说，“就象罗马那样大，就象地球那样大。”

“是什么颜色的？”弗朗切斯科为了和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听得入了迷的小沛沛逗乐，就这样问道。

“灰色的。我要买一条跟这条被子颜色一样的灰被子，我要把它从教堂的钟楼上一直铺到每家的房顶上，从此无论是谁都不再受冻了。”

“雨会把它淋湿的。”多麦尼克沉思了一会儿说。

爸爸勉强地微笑了一下，向他保证说：“那床被子不漏雨。”

妈妈经常给那些富裕人家洗衣服，好挣几个钱给爸爸

买药。药放在壁橱里，在一个盛盐的小盒子旁边，但是爸爸没有把它吃完，因为他死了。

爸爸盖着他那条灰被子，躺在那里，脸色是那样的安详和苍白，就象睡着了一样，然而他已经死了。

032362

手持营业执照的人

爸爸死后，多麦尼克就不再跟哥哥一起去砍柴了，他总是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沉默不语，他恨自己那只残废了的胳膊，别人的嘲笑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谁能给我买一只新手呢？”他想，“爸爸死前，至少应当给我买一只手啊！”

他朝爸爸那条灰色的被子看了一眼，就跑出家门。一个人在乱石成堆、林木稀疏的山岗上转来转去，捡起一块又一块的石子朝前面的大树扔去。

一天，他从山岗回来，看到两个陌生的男人，更确切地说，一个是中年人，另一个是年轻人，站在他家门口跟妈妈谈话。那个中年人个子不高，胖得象头猪，他不时地把一条银链子从他那件盖着大肚皮的外套的这个兜里放进那个兜里，他的名字叫文琴佐，是一个杂耍团的老板。而那个年轻人又瘦又高，因患病头发全白了，两只眼睛却红红的，活象一只兔子；他叫皮奥，绰号白毛，是文琴佐的儿子。

妈妈靠在门上，双手放在胸前，脸上带着痛苦而绝望的表情，呆呆地听文琴佐在那儿口若悬河地瞎说。文琴佐一边说一边递给妈妈一张硬纸。弗郎切斯科惊慌不安地站在院子里，脸色苍白，象是一只碰上豺狼的羊羔。



“您太穷了，白耐苔达，”文琴佐说，“您怎么能抚养得起四个孩子呢？所以我想帮您个忙。我们都是基督教徒。此外，我跟您丈夫过去是很要好的朋友。”他边说边用右手的大拇指碰一下左手的大拇指，好让妈妈相信他们当时的确是“好朋友”。

“我们一起打过仗，”他继续说，“不是在这次战争中，而是在上一次。当我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时，我是多么想来参加他的葬礼啊！皮奥，你说是不是。”

白毛假惺惺地笑了笑，表示同意他父亲的话。

“白耐苔达，您不知道怎样做生意，必须到处转，就象陀

螺一样。刚从这列火车上下来，就要立刻爬上另一列火车。生活是艰苦的，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所以我常常对自己说：‘文琴佐，为了你那死去的朋友乔万尼，难道你还不该去帮助他那个可怜的家庭吗？为什么你不给他的孩子找个工作呢？一个容易的、轻松的、适合孩子们做的工作。’此外，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们是去干什么了。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是警察局允许做的工作。”

“我不认字。”白耐苔达用颤抖的声音说。

“唉，这有什么关系呢？”文琴佐笑着说，“有识文断字的律师嘛。因此，您好好想一想，如果您同意，后天早上就让他们在去省城的十字路口等我。”

文琴佐说着话，发现多麦尼克站在旁边，就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他一番。多麦尼克猛地向后一退，好象被火烫了一下似的。

“这个可怜的孩子可以干点别的工作。”文琴佐说完，就同白毛一起走了。妈妈回到家里，什么话也没说就痛哭起来。

“他们要干什么？”多麦尼克问坐在大门口台阶上的哥哥。

“他们要把我们带走。”弗朗切斯科小声地说。兄弟俩不安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用眼睛注视着坐在桌子旁边失声痛哭的妈妈，沛沛和丽娜正在拉妈妈的裙子。

“他们要的是我和你。”弗郎切斯科继续说，“他们给妈妈一笔钱，然后让我们跟着一辆大车到处去转。”

“就象吉卜赛人一样吗？”

“差不多。但不是永远这样，只干六个月。”

“要我们干什么？”

“要我们去搞抽签算命的把戏，还得向人乞讨。老板答应将来给妈妈寄一万里拉，为了沛沛和丽娜，我看还是去吧。”

“我不去！”多麦尼克怒气冲冲地说。

“妈妈并没有说过让我们去啊！”

“我就是不去，我要离开这个家。”

妈妈听了孩子们的议论，心都要碎了。为了不让她的四个孩子都饿死，她不得不狠心把两个孩子交给别人，好让他们谋条生路，因为她拚死拚活地干也挣不了几个钱，而且还常常找不到活干。可怜的妈妈，她有什么办法呢？

那天夜里，孩子们盖着灰被子，象一群小鸟那样紧挨在一起睡着了，妈妈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她把弗郎切斯科叫醒，对他说：“我的孩子，我应当和你说一说。”

“妈妈，我全知道了。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为了帮助您，我是愿意去的。”

“你知道咱们家的情况，我不得不把你们交给那个老板，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蛋。”她边说边伤心地

落泪。

“妈妈，您别哭了，这不是您的过错。但是，多麦尼克还小，我为他担心。”

“文琴佐先生点名要多麦尼克，因为他是一个残废，可以引起人们的同情。弗朗切斯科，我该怎么办呢？你说啊！这都是因为我那个可怜的人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弗朗切斯科目不转睛地看着仅仅一天的工夫就好象老了十岁的妈妈，她是那样疲劳，那样消瘦。他觉得自己应当坚强起来，为妈妈分担忧愁。

“妈妈，我会照顾好多麦尼克的，我一定天天和他在一起并且保护他。您不要挂念我们。我已经长大了，我什么都不怕。”

在约定好的那天早晨，妈妈陪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去省城的十字路口，她手里提着一个小白包袱，包袱里是两个孩子的几件换洗衣服。突然，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正坐在大路旁的土坎上，膝盖上还放着一个小白包袱。小女孩毫无表情地向他们三人打了个招呼，还甩了一下两条没有梳理的辫子。

“你们也是跟文琴佐先生去的吗？你们瞧，他来了。”